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九
論語述而

113
863
9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九

祁昌穀天祚

丹陽吳基孫右彙輯

受業門人范 掄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論語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述而章全旨

此章自敘其立言之本首句是以述自任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聲好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太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

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參序當時有以作者之聖稱夫子故夫子辭之曰立言之道有二有前人已為而後人傳之者謂之述有前人未為而自我創始之者謂之作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猶可自勉也我惟述舊聞而不敢妄作正以古人所作皆載道之文傳心之典天下之理備矣我深信而不疑而篤好不厭但見其在所當述而無用于復作也高先老彭原如此信古傳述我竊比于老彭而已

析講麟七云述而不作五句是與老彭合底刪詩書等列人刪疏老彭常時但脩述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我亦爾則文良似言老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我竊比之文法倒裝耳尤蘊藉○集註于老彭下先着蓋信古而傳述者也一句孔子刪詩書等已自說竊比矣則于麟七云兩句合底者意亦略同○備考老彭姓蘧名鏹帝顓頊之孫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彭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太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

繼以德行不任以言○述指刪述六經說古即六經未刪述者信而好之者信其言之不誣而樂之不倦也竊比云者心慕其人故倣而效之也既不敢當作者又不敢顯然自附于述者謙而又謙也陳新安曰天地之常經至一而不可二也聖人所以為聖人惟期發明此理耳理備于古無可增加不過損益以修明之耳敢自作聰明亂舊章乎

默而章全旨

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三句以一理貫說蓋所學上學誨重不厭倦上皆就心上說何有于我正有汲汲求之意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參大全子曰凡人之求道必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自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蓋心與理契如

此由是又加學習之功而雖久不厭不以既得而自足也且
視人猶已諄諄誨之而無倦怠必欲同得乎善而無私焉此
三者學者之所貴也返而觀之果
何者直于我哉我思是自勉矣

析講三句是三節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胡氏曰學貴
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能學而不厭自得而
必欲人之同得故能誨人不倦○默而識之不待講說誦讀
而自記得也此非着力記憶蓋理得于心而自不能忘耳學
而不厭者真知義理之無窮益知所未知行所未行而無厭
斃之意也誨人不倦者真見物我之一體必欲人盡能知盡
能行而無倦怠之心也此便達到純亦不已境界地位盡高
而曰非極至者蓋對聖人之生安者言也此乃夫子餘
事而曰何有于我者蓋望道未見惟日不足之意耳

德之章全旨

此章以日新之學為主四平看勿單重德德與學
以治心窮理相對義與不善以遷善改過相對憂
日吾憂見非他人所能分其憂也朱子曰聖人固無是四者
之憂亦自貶
以教人之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
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參直解子曰吾所固有之德必且日修之而後成若于德不
能省察克治以去其累吾所當盡之學必且日講之而後明
若學不能講習討論以窮其理義貴且日遷徙以從之而後
善可積若已聞義不能遷而徙之以從其新過貴且日改之
而後惡可去若有不善不能克而去之以革其舊則德且卑
而理且蔽善且損而過且長將無以日
進于高明為吾所深憂也敢自已乎
析講麟士云是吾憂也邢疏憂已恐有不修不講不徙不改
之事較時解為捷○王觀濤曰吾憂是憂勤非徒憂懼聖人
憂勤惕厲之心即修之講之徙之改之之心是字有他非所
憂意德指性言勿浮外面與徒義相犯修字有解作治而去
之者又似與改不善相犯還是存養省察理會本體意居多

○尹註曰新意是主腦○德者我所得于天之理仁義禮智是也此理在吾心而不能不據于物欲故必修治之蓋去其累德者而德乃成也此以行言即大學誠正修中庸篤行之事講學是常去講論他習其所已知究其所未知使所學之理無不明也此以知言即大學格致中庸學問思辨之事從義自己所為有不合宜處聞人道如何方是恰好便從而從之不善是過惡不止不合宜而已改者自覺其非理而以理易之也日新者謂德日純學日明善日進惡日消而皆馴致乎聖賢之域也于此而有未能無憂乎

子之章全旨

此見聖人容色因時之妙只重不拘邊不可以不拘不肆平對兩曰如者見聖人德容氣象未易形容姑借此以擬議之耳莫中江云燕居凡隨地獨處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不必泥定家居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

此四字不得急情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參序記者謂吾夫子德盛體充而容色之著隨在各得其宜如間居無事非見賓承祭之時但見其容申申如而有晏布之意也但見其色夭夭如而有和悅之意也

蓋德性極其純備故容貌合于中和如此

析講大全胡氏曰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面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淺說申申夭夭對嚴肅敬慎說不對意

情放肆說故程子中和之說在圈外○太抵拘迫非舒有意排遣亦非舒嚴肅非和有意愉悅亦非和夫子自然而然而然所以為妙陳新安曰雖閑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規如此所以為至人也

甚矣章全旨

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衰是血氣衰老非志慮衰也孔子就無夢上見氣血之衰朱子又就夢上說出志字蓋夜之所夢書之所思也所思處即是志不夢周公可見其衰久不夢周公可見其衰之甚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又反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之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蔡茂說子曰凡人年有老少故氣有盛衰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嘗夢見周公而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即此觀之可見吾衰之甚矣

析講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于吾身者○張南軒曰孔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蔡虛齋曰不夢文武而獨夢周公者其心只欲為周公所為若夢見文武則亦是無將之心矣他日有日吾其為東周亦是要做周公與文武之道

志於章全肯

此章備舉心學之全功欲人循其序而交修之也當行之謂道行而得之之謂德道全德脩之謂仁道德仁散于禮樂射御書數之謂藝志是一理而有內外本末之殊者也四乎看但前三句一連說末句另說方見內外

子曰志於道

本末意○四句俱要說入心裏來蓋志道則心存于正據德則道待于心依仁則心德之純游藝則不惟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或以志道貫說者覺牽強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合參子曰為學莫先于立志而道乃日用當行之理志下于是則趨向差矣故必以道為終身之準的而端心致志以求之此為學之始事也析講朱子曰志字如有一向壁求索之意○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語類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道者日用當然之理如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推之藝兄信友皆是道也志于道謂心向于此志不空志蓋從此用知行工夫了

據於德

據音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命然然道而曰志猶未得也由是行此道而有得于心則謂之德德而不據則持守之功不繼能保得者之不失乎故學之繼要據于德此道既得之須時時照管不使或失則有日積月累之功矣
析論德是這物事得于我若是未得則一無可據者既得之方有可據但又在守之固耳語日新之功四字宜玩不是專事只守一德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衆存疑德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仁而不依則心德未至于純熟不能無間斷時而全者虧矣故必依于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是則存養熟而無一毫私欲之間矣

游於藝

析論語類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德是逐一件上理會如事親能孝亦是德事兄能敬亦是德仁則道全德脩合衆理而兼有之但要心常在此不致少有走作則欲不得而累之而仁始與我爲一
陳氏曰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有時離手衣則不容須臾或離也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
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參朱子至于各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又必隨其餘力游心于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其優游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夫志據依

而本立矣游藝而未該矣本以裕乎內
末以裕乎外內外交養而心學全矣哉

析講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先行如餘力學
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胡
氏曰玩物非美詞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或問六藝之目朱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人開儀也五
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
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
方程贏不足旁要也○自志道而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
者固無不盡矣使末之在外者猶有味問是亦學者分內之
欠事也故又要游藝游藝者察數窮神觀文悟理借此爲養
心之助非役志于浩博也小學以藝爲先只是習其事而不
必通其意此之游藝則博其趣而究其理故有先後之不同

自行章全旨

此夫子自發其謝人不倦之心以勉人竭誠來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脤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
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

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荀

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參序子曰人生皆善則皆當有以教之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理耳苟自行束脩以上雖厚薄或殊而知以禮來吾未

嘗不諄諄然誨之不倦焉亦在學者之自勉已耳

析講束脩至薄以上自至薄以至至厚猶言隨其厚薄之

不同也○王觀濤曰作文勿添厚字爲妙只見得載贄而來

摠是有向道之誠心故未嘗拒而不教○重求教之誠上不

重束脩上束脩之禮所以將其誠也胡氏曰聖人有教無類

惟自暴自弃則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雖

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諄諄之也

不憤章全旨

此欲學者勉于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不啟不發不

設教之心此章

聖人施教之道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

憤易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設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合衆子曰君子教人必視人之受教有地而後可以施吾造就之方如人之求道有求通未得憤然鬱鬱不能自已者謂之憤憤則有可啟之機吾爲之開其意則豁然通矣若不憤則其慮也不深啟之亦無得便不啟有欲言未能悱然在抑不能自伸者謂之悱悱則有可發之機吾爲之達其詞則暢然達矣若不悱則其進也不勇發之亦無得便不發至若理之相因而見者猶物之有四隅也我舉一隅以示之彼不能

引伸觸類以三隅反証則不復更端以告之蓋始而教之既執滯而不悟則雖復教之亦扞格而不通矣則不復也。斯語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講不啟處要見得非不欲啟也以啟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不發不復亦如此。講反三隅只借言推類之多。麟士云六不字作三項亦一定之解。○按時文俱講作俟其識悟將開方迎機而利導之固是然玩証未得未能意似勿大好只是心不求通口不能言不以所舉者還証如並不肯奮力于學之類不必其到精悟地位也如必俟此等而後教此者將不教哉。○憤悱在不教之先三反在既教之後此就立教者心上斟酌因人以施也。○張南軒曰學貴于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索已久贊而未暢誠意懇切形于言貌也于是而教之則聽無不專矣。朱子曰譬如種植之物人力已加但正當欲發生不發生之際却欠些子雨忽然得雨生意豈可禦也。○憤則有可通之機啟則開明其意中之事令彼豁然也悱則有可達之機發則暢發其口中之所欲言使無阻滯也不然雖欲啟之發之而反出于學者意旨之所未及則扞格不相入矣。一隅三反者借言物之有類也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所謂更端之

教非即以三隅復之也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不然是不能用而了悟之途塞故不再告猶言此一理尚不能推類相類則不復別舉一理告之也

子食章全旨

此聖人必至之情而中節之妙自見喪側不飽以下食言不甘之心為心也哭則不歌以聞樂不樂之心為心也只炤註兩不能意聞發自見至情蓋聖人同體之悲自有如此真摯耳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參序記者謂子哀有喪若食于其側則不能甘味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參邢疏子於是日聞喪或用入而哭則餘哀未忘終是日自不能歌樂也

析講蒙引注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己之喪豈但是日不歌哉自彼而言則日有喪自我而言則日臨喪

子謂章全旨

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參序子謂顏淵曰身世之間因時而應世苟用之時可行也則出而行世苟舍之時可藏也則退而藏不先為期不後為滯可用可舍可行可藏與時偕宜而無所係累于心惟我與爾有是夫

析講二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預擬臨時無商度既事無排着合見圓活不滯處○淺說行藏只是身之出處而道自與之俱不必云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張氏曰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是也後章子謂顏淵句絕

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曰亦是也○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用之舍之則字有兩層意一是行藏本領素具于用舍之先一是行藏作用不滯于用舍之際蓋平時有求志達道進義退禮學問故用即行一舍即藏亦惟與時消息心無係累故能可行則行可藏則藏兩句亦須互看方得蓋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如伊尹之任未免于必行伯夷之清未免于必藏夫子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得時中之妙王觀濤曰我與爾我和爾也非許與之與下二節與字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參序子路因子獨與顏淵問曰子若行三軍則誰人可與意以勇自負也

析講子路曰氣只泛問不必纏回○麟士云此語非定詞故下答云若彼之人則不與而若此之人則與之爲斷知也○前軍後軍中軍曰三軍行三軍統領三軍也禮書云周官大司馬王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博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參序子曰三軍重矣如暴虎馮河徒恃血氣自擬必死而不以爲悔者此則有勇無謀用兵必至取敗吾不與行三軍也必也其平日但凡臨事即不勝戒懼好爲謀畫以求萬全之

策而又能果斷做去以成其謀者
乃可與之行三軍也由可易言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又要
成事蓋人固有奸謀而事不成者亦不濟事蒙引臨事慎
好謀成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也。麟士云必也內有與字
不可放過然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亦自然之理。暴虎
馮河便有死之理死而無悔其心之自擬者如此非必于死
也若已死了何待說不與乎蓋輕恃其勇鮮不敗事故不與
臨事而慎則不輕易以喪功好謀而又能有成則不蓄疑以
敗謀必如此之人乃可與行三軍慎不是懦怯乃持重謹畏
之心所以為慮者周也好謀而成成字有力須着而字一轉
此決言富不可求而人當求其在我也只重在如
不可求二句上上文不過反言以起下句之意。
夫子見世之慕富者往往舍所好以求之徒自取賤于天下
故設言此以曉之說個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
好矣不可求以命言如字是斷決之詞所好以吾心之義理
言瞿昆湖云理義得之于天而具之于我為人心之所同然
故曰所好安于義理是以義安命以道制欲意觀下繼以何

富而章全旨

必徒取辱句可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
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
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不
求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
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泰序子曰人情趨富謂其可求耳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也雖
執鞭至賤之士吾亦因可以得富而為之矣其如有命焉而
不可強求何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
安之耳何必終日營營以徒取辱哉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卜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
中人義所以責君子。或問小註蘇氏曰聖人將教人以勿
求則人猶有得之心時迫于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
告之以不可求以為高其閑闊固其肩鑰不如開門發篋而

示之以無有也。○存疑聖人此語為中人以下者言則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然看朱註設言二字就作聖人自言情詞正妙也

子之章全旨

所慎所尤慎也夫子無所不謹此特舉其關切之最要者言之慎齊則不慢神慎戰則不輕敵慎疾則不輕生俱是理當如此勿說到利害禍福上去失聖人局面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合參記者謂夫子之心不待揅而常有固無所不慎而所尤加之意者有三焉齊則盡其誠以交神明戰則謀其成以衛民社疾則謹漸防微以保厥身凡此皆重大切要而不敢忽者也析講三者聖人身上俱要說得自然楊氏曰夫子齊必變

子在章全旨

食行三軍則臨事而俱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邢疏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左傳曰昔陳曰戰此章是夫子心契韶樂要見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之意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合參舜之後封于陳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夫子一日在齊聞韶以素所欲聞者而得聞之是以樂慕之深至于三月之久其心只在是而不及乎他有所不知肉味之為甘者因嘆息曰韶之為樂吾常得于后變之所稱季札之所贊而知其美矣然不意其作樂之美至此極也蓋

其情文之盛功德之隆如身歷其時親見其人而深契之如此

析講爲作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人不是真個九十日○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聞是心領神會不圖非前此不知今乃知之也只是言舜樂至美超于常樂之外非意料所及○陳新安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作爲韶樂自遠過乎居聖之所作者夫子所以聞而心契之○不知肉味只形容他心與韶一意不啻云者見得前此知其美而未親聞今親聞之而妙不可言有非形容所能盡者○吳氏程曰學之二字史記增之以釋其意非本文也

冉有章全旨

通章重一仁字夫子取夷齊在仁其不爲衛君只爲他不仁非特爭與讓相反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參大全子以兵拒父是爲多少不順自不須疑問冉有以嫡孫承重之法言之則輒于義或當立也因問子貢曰衛君之立國人皆信其是而爲之矣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見而問之也

析講蒙引不曰仕衛乎而曰爲衛君乎正當輒拒蒯瞶時也○當時衛輒拒父亦大不順夫子在衛不去而衛人以蒯瞶得罪于父輒嫡孫承重義所當立故冉有疑夫子爲之爲只是許他當立意非立朝共事之謂王仲山云此冉有疑衛君之非而欲得夫子之爲與否以折衷之非私議夫子也直解云爲衛君與否人言固未可盡據吾心又不能無疑吾將問之試觀其微意之所在也蓋二子之疑皆有爲不爲兩端問之正以決乎此也附錄衛太子蒯瞶聞宋野妻豬之歌欲殺南子南子走而太子奔宋靈公命立公子郢郢辭公薨未人命子郢爲太子郢曰公人太子瞶之子輒在也乃立輒是爲出公趙簡子欲入瞶衛人聞之發兵擊瞶瞶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惺之母伯姬殖惺立瞶是爲莊公輒奔魯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參蒙引子貢入見夫子曰伯夷叔齊何如人也曰二子遜國而逃其清風高節足垂後世自是古賢人也謂之賢人則是已許之矣子貢又以賢則賢矣設其所爲出于一時激發爲而猶有悔焉則衛君尚可恕也故復問曰二子遜國之後其心亦有所悔乎曰凡人有有所求而不得則怨二子之心正欲

合天理即人情所以求仁也旣而各得其志焉則安于窮餓矣又何悔之有子貢於是乃悟曰夷齊兄弟讓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者也夫子旣以遜國者爲賢人又以爲無怨其與之深矣以是而反觀之則夫父子爭國者豈肯許之也哉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爲也一問答間天倫之大義昭然于天下矣聖賢之維持名教如此○新講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子貢不問衛事而問夷齊者蓋衛君之事不可以直指而古人之事則可以反觀故舉夷齊爲問○朱子曰一個是父子爭國一個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何人問其制行也賢人就其清風高節言之賢夷齊已見得不爲衛君了而子貢曰怨乎又審其存心者蓋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于一時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不怨悔于後日則高世之行固難概之衆人而衛君之爭國尚有可恕焉者而夫子答以求仁得仁則輒之得罪于天理人心而見絕于聖人也不問而可知矣○求仁得仁註中合乎天理二句須串看人心誰無天理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夷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其心方安集註下個安字便見二子不怨若怨則不安天

輒之拒父全無天理于心安乎意本胡雲峯○瞿昆湖云伯夷不敢安嫡庶之分以違父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大倫這便是求仁伯夷安于逃叔齊安于讓而舉無不得之心這便是得仁看來問答須不泛不露暗指其事而言之方得

飯疏章全旨

此章勿以安貧賤輕富貴並說只見得聖人之心惟有真樂而已全章重樂亦在句浮雲富貴亦只是這個樂趣勿用過文為妙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參序子曰人心隨遇為忻戚者皆其中無所得也如所樂者

疏食所飲者水曲其肱而枕之我之困已極然吾胸中真樂亦已在其中矣初不以窮困而或失也彼不合于義而富且貴雖飲食居處可以極人生之欲然于我視之直如浮雲然何動于中也而又安足移吾之樂哉○析謂麟士曲肱與疏水一例然註本言困極樂亦處方好作轉今人多言陶然恣然自適志非其解也○疏水曲肱只閑閑寫個淡泊之境非實事也亦字可玩聖心自有樂不但安常處順而樂即困極而樂亦在其中是疏水曲肱中不可作心中○陳新安曰疏水枕肱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在不自知其困極張天如云浮雲上天何涉不義富貴于我亦何涉非薄富貴也薄不義也富貴若以義而得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厭鄙之心焉但不義而富且貴自不肯以彼易此耳○饒雙峯曰樂是聖人所固有貧富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在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分別出故當于貧賤處說○樂是性天之樂不假于外與貧賤富貴全不相干者蓋聖人之心左來右去只是個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蓋無時無處而不快活不以貧富之異而

有所輕重于其間故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亦不因是而動其心于不義之富貴也下一句就指貧賤時視他人富貴如此正見聖人自有真樂故能與貧賤相忘處非以安貧賤為樂也此章富貴只就居處奉養之盛言不指職位言曰如浮雲則不以易其疏食飲水之樂矣

加我章全旨

此是夫子章編三絕學易有得時語也聖人之道即是易道假年一實正深明易道之無窮以教人亦是聖人惟日不足之意非前此學易未深而至此始欲假年以終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參序子曰天時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其理畢具于易乃聖人教人寡過之書也我今老矣使天再假我數年以卒我學易之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庶有以究夫天人之理而趨避必由于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大過差處亦可以免矣夫

析諸大全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是有小過在雖是謙詞然道理真無窮盡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之仕止久速用舍行藏全體皆易也○胡氏曰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于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要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于吉吝則過不改而至于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卒以學易言終其學易之功也所謂大過如時行不行時止不止動靜不合乎宜皆是註中吉凶消長以天時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學易有得則上識天時下盡人事動靜隨時而不滯趨避以正而不流故可以無大過聖人心與易理相契身與易理

相符豈待假年而後學易豈待學易而後免過止見易道無窮終身學之不盡而欲大知其不可不學且不可以易學也

子所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立教摠要學者與于詩達于書立于禮意註中切于日用之實句最重而切于日用之實只在理性情道政事謹節文上看出詩書執禮三平遞過歸重皆雅言也句玩皆字宜合三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參上子有所常言之以教人者如理性情性有詩道政事有書謹節文有禮皆日用切要而夫子雅言之不置者也其立教可切而有要矣○析之大全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當時自有此各詩書二者大而天地之情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虔敬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耳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勿說是三經夫子時未有禮經要看執字○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惟詩書禮切于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雅言不是自言乃教人之常言也玩一皆字是記者述詩書禮恍然會意見夫子平日之言隨舉一端而不離于是故曰皆雅言也皆字須活看或有時論言書而可通乎詩禮有時論言禮而可兼乎詩書或有時不言詩書執禮而得乎詩書禮之意皆是○輔慶源曰詩所以咏吟性情故誦之者可以理性情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訖也

葉公章全旨

此章大旨只學而不厭一句盡之子路不對兼註二意說下節為人二字重看發憤三句正其為人我之為人只是如此初無難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各言者與

參序葉公問孔子之為人于子路而子路不對

析講大全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問孔子者問其為人何如也觀下節便照出矣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參序說子聞之謂子路曰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之為人也

當時何不對之曰其為人也惟篤于好學而已于理未有所得也則發憤以求之直至于忘食及其既得而樂之也雖事之在所可憂者亦忘之矣常憤常樂終身于斯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云爾汝何不以此告葉公耶

析講大全朱子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詞若作終身只此一憤一樂說則憤短樂長不可並連下句而不見聖人自求之意矣○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二忘字一不知字總是化境不知老之將至只發揮常常憤樂不必着相○其為人也管下三句當一氣說下重在末句方見好學篤處忘食是形容憤之極忘憂是形容樂之至忘老是形容憤樂循環不已直解云天下之義理無窮未得而求之以至于得則憤者未嘗不樂有得而尚有未得則樂者又未嘗不憤是以日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雖年老將至有不自知焉者此意最說得曉暢云爾言終身此為一人別無他寄也○饒雙峯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至寒之極暑至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

循環不已所以不知年之將至此是聖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細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我非章全旨

非理也

此章雖說知實說學而知古字提起好以心言敏求以功言俱承古字來古指理言蓋前言往行莫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參序子曰人見我之與知平道也或以生知曰我矣自我言之世有生來氣質清明而義理自然昭著不待學習而知之者我非然也我則以古人之前言往行皆精義至理所在信而好之而汲汲然敏以求之惟恐有不逮也蓋勤學之功有不可誣焉耳夫豈生而知者哉析講朱子曰聖人看得道理淵不自滿足所以其言如此非

全無事實而但為說詞也○此必當時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饒雙峯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于事物上參究此理正發明尹註意○兩之字俱指義理說二者字俱指人說生知學知世間原有此二種人夫子則是生知而又好學者蓋其義理合下完具却不肯以為知事理會過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已此所以為聖人也然其肯言則不居生知而居學知正朱子所謂移向下一步以教人意○上句以質言下句以學言知之求之正相對說知則無待于求求則從此可進于知然夫子自任不言生知而言求且不言求知而言求之即此見聖心之處知且不居况生知乎故講求之處弗認作求知方得不當言神又理之至微却未易言也

子不章全旨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入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

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參序記者謂夫子教人固無所隱然有所不語以為教者如怪異反常勇力妨德悖亂害治鬼神惑人皆不與人語者其為世道人心防者深哉

析講或問夫子于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于易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于三者必有訓戒焉于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蒙引不自不言而曰不語者又有個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故云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一則曰不語以語人也按至不以之教人說○語怪則啟人惑語方則啟人爭語亂則啟人以悖逆之事語神則啟人馳心于幽渺故夫子謹之無非為世道人心防也○怪異怪誕不經勇力尚血氣而不顧義理悖亂如臣子叛君父之類

三人章全旨

為得師

此章穩見人貴能自得師心無往而不存師無往而不有却在能擇上決其必有又在能從改上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參序說子曰人能存心為己豈必授受樂群之時而後有師哉就是彼此三人相與同行必有我師焉師也者所以引人為善戒人為不善以成人之德者也三人同行其一為我彼二人者豈無合于理而為善者乎我則擇其善者景仰取法以從之是善固我之師也豈無不合于理而為不善者乎我則反觀內省改其所為而不由之焉是惡亦我之師也何以遠求為哉

析講人皆以傳道授業方謂之師不知吾有求師之心則隨在皆師此言三人則非群居言同行則非受業于此而謂必有我師者師不在人而在我心也從改俱從擇字來從之謂下依他樣做改之謂不與之類也師所以長善救失故從善固

是得師改惡亦是得師善不善俱從言行說一人之善不善不必泥定一善一惡如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而一人之身有善有惡則當從其善而改其惡如此則無適而非我師矣彼警我而恐俱修省故不善亦曰我師生德于予固是聖德亦宜輝融天宇重看以王宰言要在自信口氣中寓傲慎強暴之意夫子既知子以此蓋斷之以理而知其不能害已也然夫子既知天意而又微服過宋者蓋有是天命又當盡人事耳

天生章全旨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難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合參昔桓魋欲害夫子而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曉之曰人之生死禍福皆出于天今天之生我而賦以如是之德則天心固自在矣天之所祐誰能違之桓魋亦人耳其奈我何哉夫子托天自信所以慰門人而亦所以警強暴也析講吳氏曰夫子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于予文不

在哉乎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已矣○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微服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思雖深而處之未嘗不暇○附錄古今姓纂云宋桓公子向父盼騶孫向成爲宰師子孫氏焉向魋宋司馬向成之曾孫仁山金氏曰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又世爲司馬故又以司馬爲氏司馬牛其弟也

二三章全旨

此章推見聖道之無可隱也聖人之道隱在皆寓二三子不察却疑其高深而有隱故夫子喚醒之首肯作一語無隱二句一証一解曰我曰吾曰丘正是聖人把自家指點與他道這纔是丘不必過疑爲高深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

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參漢諸諸弟子疑夫子之道高深而平日教人無甚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為有所隱秘而不相示者乎吾無隱乎爾蓋道理在人原自隱藏不得吾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亦即教之所在吾無所行而不昭然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以為丘也二三子試一察之亦可以諒我無隱矣蓋聖人作止語

默無非至教而諸弟子未之悟耳析講麟士云蒙引以與字對隱字提甚通義欲于隱字入言字以對行字却似添也○無行不與猶無往不與也與言行字不同若把行作言之行便該不得作止語默來○與對隱言見其自不容隱也不與則隱無行不與則無隱○二三子以隱疑丘不知隱者非丘無行不與是丘首尾正相呼應○不欲隱者夫子之心不容隱者斯道之體無行不與有此

意無行不與猶言無時無事不與是教二三子處也精粗大小都是道夫子所示者雖若卑近而高深者實存焉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如子貢得聞性道後方知性道之不易聞正所謂自得也二三子儘力尋求夫子只在言語上求未免當面錯過殊不知夫子動靜語默皆是教原不端在言語上着力夫子說個是丘令他便當下便見全重在指點二三子之自得不徒表白自己教人也

子以章全旨

此記夫子立教之要也四教乎看不可分先後緩急教以學文修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忠信表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參漢說門人說夫子以四者教人四者何一曰文道載于詩書必學文以明其理也一曰行道切于日用必修行以履其事也一曰忠道存乎已發于心者必無一念之不盡也一曰信道公于人應乎物者必無一事之不實也此四者夫子之

所以教也

析講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只是三件而非四教矣又近說
文行皆以忠信為主又兼作一教矣俱可抹却○四者總是一
身心切務正夫子教人切近下手處故物舉可該四件有缺
不可意蓋文而無行則無以實驗其事行而無文則無以
窮究其理忠而非信則不能至誠接物信而非忠則不能發
也自盡文行而不忠信則文行亦失之虛忠信而無文行則
忠信亦流于朴此四者相須之意不可不知若饒變事施教
有序及朱子先文後行而忠信又
力行之本等意皆非本章之正旨

聖人章全旨

此章重致重有恒意聖學只從篤實做起有實心
實行即為作聖之基故先提聖人而後由君子善
人近思到有恒末節慨言人之無恒正見有恒
之可思可以由善人君子而漸進于聖人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參大全子曰天下之人等第雖殊而隨其質學皆可進如

學至于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吾不得而見之矣君子
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于眾則其為學亦已成但大
而未化耳吾得而見之斯
亦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

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人之意張子曰有
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參輔氏子曰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于善
而不至于惡吾不得而見之矣至于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
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及虛謬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其所
造正未可量矣吾得而見之斯亦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
析講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
得定雖未到自然好處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此為
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王觀濤曰兩不得見不
可說氣運衰微不似夫子勉人意聖人不得見當云既無性

之者又無反之者善人不得人當云或天斯厥美
或人喪厥美○恒字即孟子恒心之恒主實心言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
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末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
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人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參朱子謂之有恒不過質實無偽者耳奈何今世之人每全
無而亡也而為實有之狀本少有而虛也而為盈滿之狀本
約而為泰之狀若此者雖偽于一時而必不能守其
常難乎其有恒矣有恒亦豈易見哉人若能有恒而充之以
學則可以為善人為君子而漸及于

于聖人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

析講本無是善為無非實有是善為虛有一得之善為約為
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也三者不淺學問亦不着
材質只借夾形容一個虛空無實內外不相符光景如此之
人不可以久非謂此便是無恒也猶孟子所謂無本之學如

雨集皆盈其潤可待也烏能以久矣○語類問難平有恒日道
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
是不會有常○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暫時做得
將來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聖人君子以學言而質在
其中善人有恒以質言而皆未嘗學者也聖人大而化之者
也君子大而末化者也善人有善而無惡如為臣能忘為子
能孝但質美而未學耳有恒是一個朴實頭一言一動俱無
虛偽如有為有無為無與下節反看便見人惟質實無偽左
能有常抱此常心漸進于有善無惡之域則聖人君子之位
亦可以馴致夫子所以思之也兩斯可矣總是欲慰其慕聖
人之初心處言外便有欲見君子而不可必得欲見有恒而
不可必得亦將如之何意○麟士云前兩節以學質對言自
不消說然以質而加之以學則四等遞進自是一申事有恒
為作聖之基題中原有此理非蛇足也但無後一
節亦便可省扣合凡題面兩開看者俱不在此例

子鈞章全旨

此見聖人游藝之中亦寓曲成之仁不綱是不悉
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總是夫子以天地生物
之心為心處有說謂聖人無心于鈞弋而又焉知有綱與射

宿反不見聖人愛物之仁處不如前說為妙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衆家引記者謂夫子少賤或為祭祀賓客之需有時漁獵然其漁也以釣食吾餌者取之而已而不用網絕流而盡取之其弋禽也只取其飛者宿者不射之為出其不意也此可見聖人于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也析諸網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網而曰綱者以其大綱屬網也不曰射而曰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蓋有章全音

此為聰明自用者而發上三句見已無不知之作下三句言已之致知所以無妄作而示人求知之方意亦在其中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參太全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之理不知其理而作焉皆妄而已世蓋有這等人我自反無是也然我所以得進于知者亦以求知之有道耳多聞乎古擇其事之善者而從之以行多見夫今而舉其善惡之事盡識之以相參考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深雖未及乎知之至然亦知之次也知之既明則處之自當而又何妄作之有未有所知者不可不由此以求哉

析講朱子曰知以心言得于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為學矣擇字生于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說我無不知而作則似嫌以知自任故又曰多聞多見云不過知之次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之上者耳多聞以卡皆頂我字是夫子自說故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

法亦在裏面。○作字主作事說與述作之作不同。我無是也。只借已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而下正說。已所以求知之方。此節作字輕。知字重。不知而作則安。于用安而不學矣。故聞見擇識只就學知上說。而作字只在言外。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見要分明。今以實事証之。如告顏子以夏時殷輅周見韶舞及刪詩書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若夫子修春秋則多見。當世之事。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不假聞見而自然實知其理。知之上也。此因多聞多見而漸明。則次于自然實知其理者耳。夫子口中未嘗言學知。欠于生知也。存疑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互鄉章全旨

此章是聖人不為已甚。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之意。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通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參序互鄉之人習于不善難與言善其鄉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之門人惑以為不當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文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合參不知互鄉之難與言善者其習之不善也其不可民者性之本善也况童子則亦未嘗深染于習俗者門人之惑是欲追其往咎其來也子曉之曰大凡人一旦慕善潔已而求進見則其有悔悟之誠可知我則與其今日之能自潔也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其有向善之心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許其後日之為不善也若追既往咎將

來則已甚矣何必為此已甚之行哉而又何疑于互鄉童子也

析解榮修治也自其今日之見可知輔慶源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將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一節當寬說待人當恕意而不拒童子意補在講末麟士不保其往猶俗言不替唯何甚淺說連說俱作何必為已甚

仁遠章全旨

此為放其心者言也仁遠乎哉乃喝起之詞下正實言其不遠仁道至大何以欲仁仁至蓋論工夫則終身體之而不足論本體則一念悟之而有餘欲字斯字正見來復之機甚捷而人當求仁于心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參序子曰人之不肖為仁者皆云遠而難求也夫仁果遠乎哉天下唯求之不得得之不速者方可言遠若仁為心德我

但欲仁而反求之斯仁即應念而至矣即此求即此得遠也乎哉

析講存疑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是解欲仁仁至句仁遠乎哉且虛說既曰非在外又曰仁至又似在外而至者何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仁雖在內而當其舍亡又似失而在外欲仁仁至似在外來耳○我者仁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欲即此仁之覺覺即此心之仁故曰仁至○麟士云

淺說連說于仁遠乎哉下皆云何以見其不遠也亦是出得此意蓋首句雖作波蕩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此欲字與可欲之謂善欲字一樣俱就好邊說非情欲之欲也○張

南軒曰不曰至仁而曰仁至者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仁至我固有之也○蔡覺軒曰仁者心之德纔一收

欽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饒雙峯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于既至之後

陳司章全旨

此章是聖人守君臣之義不辭過以彰君之非上節因司敗之問而歸美于君下節因司敗之訕而歸過于己

之惡爲黨彼蓋知面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參序我魯昭公習于禮文素有知禮之稱時陳國有司敗者有疑于心因問以果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他國之太夫問吾國之君又未嘗顯指其事其對之宜如此
析講蔡氏曰司敗蓋持其取吳一事以爲不知禮故問以試孔子子以知禮答之不逼就其習于威儀一節言之耳胡氏曰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附錄左傳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饋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驪弗能用也難將及身不恤其所而屑屑焉習儀以函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

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

取七
任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隱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參序孔子退司敗適遇巫馬期遂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直道而行不爲黨此由今觀之君子亦爲黨乎如魯與吳皆姬姓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周禮也今魯君娶吳國之女爲夫人是與同姓爲婚矣乃自悟其非而諱之不曰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娶吳之女見宋之姓其能掩乎使魯君而猶爲知禮也則人孰不可爲知禮君不知禮

而夫子以爲知禮誠哉是黨矣
析講君子暗指孔子黨只是匿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援之黨○大全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謂之是昭公謂之上告宗廟下示臣民謂之吳則記其寔謂之孟子則隱其姓皆自爲而自諱之也○輔慶源

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
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
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
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
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

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參蒙引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夫子但自引答曰人莫不幸
于不聞過也幸甚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于人則聞
于已而可改圖于後且矣豈非幸乎

所講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使不自引已
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夫子可謂兩盡其責者矣。○王觀濤
曰過字虛泛不可一字染着黨君

子與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樂善無窮之心必使而後緊相呼應
一氣講反之和之俱是取善。○胡氏曰此不過歌
之善者耳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與人之善

取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
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
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
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參蒙引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彼人之歌合于雅頌音律相和
而善則且自停其歌而聆人之歌一終了又必使之從頭復
歌審其歌意曲盡其妙然後依其聲
音自和而答之其誠于取善如此

析講大全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于小藝不待取于人而
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
終而遽和之則凡于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
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妙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
不失與人歌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
自然中非有意以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
易悅之意。○麟士云眼目只有一必字他人或有不使反之

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子與人歌一讀而善一讀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一讀必字貫下面七字不要在必使反之四字煞一斷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歌之爲言長言之而聲有抑揚高下也故歌之法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擗木促中矩中鉤繁疊平端如貫珠歌聲各有所宜章柔而靜正者宜歌頌廣達而靜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歌之善者合于法得其宜而一本于性情之和乎也饒雙峯曰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子之自和也陳潛室曰必使反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者示我樂善之無倦也

文莫章全旨

此章提是欲人尚行之意上句輕下一句重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

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參淺說子曰言不背道而有次第條理謂之文此凡能言之士類多能之吾于此莫或猶人也若以是道體之于身見之于事而實踐無違謂之躬行的君子則我今未之有得非不力行而恒有志未逮也夫文爲猶人則亦已矣躬行未得而可不勉進乎

析講莫字作或者二字看大全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爲行故集註以言行難易緩急釋之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朱子曰于文言猶人見其不難亦有不必求工意于行言味得正見其實之難正有汲汲于此以求必得意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韓慶源曰言行原不可偏廢但有難易緩急之殊耳人字君子字煞有分別以文對人說以行屬君子說便見重行輕言意玩註皆自謙之詞可見猶人一字亦不可涉誇張語未之有得正在策勵時說非全未行也曰仁曰義曰忠曰孝出之以筆之書秩然可法可傳文也以此實體于身所謂體之君子也

君聖章全旨

此夫子不以聖仁自任而以希聖求仁者自居也為與誨俱指聖仁之道公西華末句不重在不能學上正嘆其不厭不倦為已盡聖仁之實處且得夫子不能辭聖仁之名耳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昇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參蒙引當時有稱夫子仁且聖者以故夫子辭之曰若道德渾化之聖與心德純全之仁人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仁之

道為之乎已而不厭以聖仁之道誨人而不倦則可謂如此而已豈敢曰聖與仁之云乎然為不厭誨不倦非已有此聖仁者不能夫子雖不居其名而愈見有其實公西華適在側聞夫子此言而有悟焉乃嘆曰正唯此不厭不倦弟子所不能學也夫子何容辭聖仁之名哉析諸聖仁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于不厭不倦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朱子曰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存疑爾如此也已矣無餘說也謂云爾已矣言只可說如此耳更無他說也○熊勿軒曰聖則仁之熟而至于化矣聖非出仁之外也虛齋曰化者德極其善而又渾無其迹者也陳新安曰此處仁字乃節言之仁包義禮智而為萬善之長故曰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曰人道之脩正是德之盛處○抑為之一句猶言不敢當聖仁之名而但能勉聖仁之事也聖仁已造其地而名之者為誨所以求至于聖仁者也不能學指不厭倦誨蓋為誨猶所能也非全體聖仁而造到至誠無息善與人同地位者安能不厭不倦公西華蓋即不厭不倦而見得夫子已全聖仁

之實也弟子泛說

子疾章全旨

禱可也請禱不可也子路自禱則是愛師之情請于夫子則禱出于夫子而夫子有求福免禍之心

了全在此斷案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然太全子疾病子路請于夫子而欲行禱問子之曰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誅又云禱爾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是可証其有也子曰果爾有之是

則禱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丘之平昔敬畏神明惟恐得罪于天地禱已久矣豈待今日有疾時哉

析講太全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禱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神譴怒○蒙引行禱五祀謂行禱禮于五祀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此註當用在下之禱上

奢則章全旨

此章防趨奢之害以維世也奢儉不是平較只借儉形容奢深明不孫之害耳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參太全子曰先主制禮以得中為貴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蓋奢縱的人便有驕傲底意思即禮所不當為者亦欲為之則必至于過度儉上而不孫若儉商的人便有事畧苟且底意思即禮所當為者亦惜費而不為則必至朴陋無文而固然以一者較之與其不孫也寧固蓋固只是已分

有味足其害猶小不孫則溢于禮法之外而爲世道人心之憂其害大矣人可不以奢爲戒哉析諸奢儉主世風言不端主禮體○首二句舉禮失中之害下是較奢之害尤大欲人以奢爲戒也與其字寧字是欲救世弊而爲是不得已之詞非取固也甚言不孫之不可也纓奢便是不孫不必說奢之流弊下句亦然存疑管仲饒簋未絃山節藻梲是僭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是固也

君子章全旨

此章寫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君子之心無一物罣碍逆境亦自洒落小人之心多私欲牽拘順境亦常拂鬱夫子分別言之欲人存理而遏欲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參通義子曰以君子言循乎理故其心不累于利害得失之私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以小人言多役于物故其心常存患得失之念但見其無時而不戚戚也心境相去何遠也

析講蕩蕩是極其平坦字不對長字說○註循理役物是坦戚源頭胡氏曰理本自然循而行之故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爲物所役求名役于名求利役于利行險僥倖所以憂戚○馮厚齋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泰也戚戚曰長其心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溫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容色隨時不同而無不本于中和○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育中和自然之

德容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魯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參蒙引夫子之德全體中和故其見于容貌之間者時乎溫也可親之中有嚴肅不可犯者存溫而厲時乎威也可畏之中有寬裕不暴烈者存威而不猛時乎恭也莊敬之中有自

然無勉強拘迫者存恭而安蓋無往不得其中和如此
析講大全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
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在
溫威恭之內溫之恰好處便是厲而厲正見溫之妙也非兩
樣相濟之說下二句亦然○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字中看
出然恰重厲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也不可析開看溫以色
言威與恭皆以身言託全體句是說德性之脩陰陽句是說
德性之不偏陳新安曰常人偏于溫則不厲偏于威則易
猛勉于恭則不安夫子惟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

泰伯章全旨

此因周有天下而追論之詞只可謂至德一句已
贊盡泰伯下二句正見泰伯至德三讓作固讓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

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
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
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
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有文王文王
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
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
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
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
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合泰子曰吾嘗觀我周泰伯為人所不能為真可謂德之至
極而無加也已矣何以見其為至德也蓋周家王業始於太
王而伯長當立則後來天下乃伯之子孫所宜有者也泰伯
逃去大王遂得傳季及武而有天下是當時讓國自今推論
之其實是固以天下讓也然又托為採藥自泯其迹更涉三
世事幾漫滅至今民皆無得窺其心而稱之焉夫讓美德也
至于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則其讓大矣而又無得稱則其
讓非有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無以加也歟

析講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
 ○問三讓曰古人思必再三想此只是固讓○文王至德就
 全君臣之義上見得泰伯至德就全父子兄弟之情上見得
 以天下讓王讓周說為是朱子亦曰蓋遜天下于王季及文
 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註兼讓商說者王文憲謂此章用古
 託修入未及改也○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
 下國祚由之綿遠耳原非有愛憎覬覦之私泰伯欲成父之
 志又見季歷既仁文王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啟周室必有天
 下故有托而逃無非為天下之公心也若泰伯不讓則周之
 國為泰伯之國安得傳之武王而有天下故當日只是讓國
 就後日看來却是讓天下所謂固讓于其偕仲雍逃之荆蠻
 斷髮文身處見之蓋不示以不可復立則太王有奪嫡之嫌
 王季以天倫為重而太王王季之心不安不偕仲雍同去則
 中子尚在其位終于未定亦無以遂父志而成王季之業
 故有托而逃且偕弟同去使太王安心傳位季歷而季亦受
 之而不為愧正所以全父子兄弟之情也然其用意深遠未易
 測識當時之人不得而稱之後世之人亦不得而稱之天子
 所以表章之耳若云以天下讓商則泰伯不逃而如文王以

服事殷亦無不可況具有聖德足以得天下伯既知之伯去
 而傳季及昌之位遂定適所以成太王剪商之志也又何讓
 焉○實始剪商魯頌係大之謂也今人家小小貴顯亦必推
 尊祖宗之積德況化國為天下平時講泥讓商一解不過為
 此句所惑耳金氏曰按詩太王實始剪商只是謂周家剪商
 之業自大王始基之耳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承之
 而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
 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有剪商之志哉况太王前日猶能遷
 國于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于商家未亂之日
 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此
 說最確可以關倒讓商一說矣

恭而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禮全其德也重過中上四者俱是美
 德其中原有禮在禮者中而已無大過亦無不及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 絞古卯反

慈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參大全子曰人之所行必有禮以為之節文而始無過中之
弊若致敬于人謂之恭恭而無禮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
勞致謹于事謂之慎慎而無禮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
果敢有為謂之勇勇而無禮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
言無隱謂之直直而無禮則証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蓋禮
是中正的準則無準則便失之
過故有弊人可無以成其德乎
析講饒氏曰勞慈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慈
亂絞朱子曰禮只是理合當恁的便恁
的若合當恭而後恭則不勞下做此

君子章全肯

此示為人上者當以身教為先也民性仁厚特在
主張世道之君子有以風之兩則字極緊机括全
在上下一撥便轉從吳氏作曾子之言為是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
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慈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
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參蒙引在上之君子民所視倣者也若能厚于其親如父母
及諸父昆弟之屬處之各盡其道則于其親篤矣夫親親仁
也上仁則民亦興于仁而各親其親矣若能于故舊盡忠厚
之道以處之而不忘其平生之好則為厚之道上厚則民化
之亦不偷而各厚于故舊矣為上者可不端化民之本哉
析講親如近而一本遠而九族皆是篤則盡其受敬之道而
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無忘一體之誼也故舊如舊臣舊友或
有德于我者皆是不遺如信用老成尊禮耆舊而始終休戚
之際無忘共事之情也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本故
則不奔周公之言與
此同一忠厚之道

曾子章全肯

有疾是繼死時啟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
免夫推原所以保身小子一呼望門人亦保身也
王孝說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夫音一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金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參淺說曾子平日保身有疾將終之時召門弟子而謂之曰啟余以視予之足啟余以視予之手曾有毀傷而不全焉者乎然吾之體之所以如此其全者以吾心無所不用其謹而有以保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冰而恐陷吾之平日自保其身者蓋如此其亦可謂難矣然使

曾子章全旨

吾身尚存尚未敢必他日之何如而今而後吾知其終免于毀傷矣夫小子蓋語畢而呼之以致丁寧亦欲其如已之戒慎恐懼而一舉足不敢忘親也此章見居尊者貴識太體意首二節因敬子問疾先以善言感之下以君子之道告之極欲其崇本抑末而端修治之源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蒙引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析講邢疏仲孫捷武伯之子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蒙引曾子將以告之恐其忽之而不之識先自言以警之曰

鳥之將死則畏死之心勝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則本性之真見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
析講大全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沒于氣動于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王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器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

遠矣正顏色則不安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

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合參想敬字平日是個留心細務而不知大本底人故告之以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居上臨下之際所貴重乎道者則有三事三者何容貌者民之所觀瞻也君子不動容貌則已一動容貌便要從容恭謹遠暴慢之氣而使容貌皆得其道顏色者民之所仰望也君子不正顏色則已一正顏色便要根心生色近信而無色莊之偽而使顏色皆得其道辭氣者民之所承聽也君子不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要順理成章遠鄙倍之失而使辭氣皆得其道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或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雖亦道所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所重矣此吾言之善也子太夫其毋忘斯言乎

析講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太栗指敬字一章人說不必論以德言○大全朱子曰容貌三者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籩豆是什有司管底今人于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于已力

身都不炤管于大體上欠缺則是去本而求末者也。陳氏曰所謂捺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麟士云是言君子貴緊對則有司則字。○按陳氏及語類說則蒙引講三斯字太現成工夫全在目前却在三言之外起意了必將三斯字着力讀如云便要如此如此此正是工夫正是貴字精神方得緊切戒勉敬字意。○邢疏云豆盛滋醢邊盛棗栗以供祭祀燕享故云禮器也。○道乃居上臨下之道所貴乎道是指道之所以可貴者說。○瞿昆湖云貴猶重也日重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意已在矣動正出三字無工夫工夫在斯遠斯近上正即整頓的意思若將斯遠斯近作效驗說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未莊敬持養的人便不要遠恭慢近信遠鄙信耶。○容實貌虛以身言顏實色虛以面言詞實氣虛以口言容貌兼一身目容端頭容直口容正色容莊手容恭足容重皆足顏色顏之色也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人之出言必以氣宣之故曰辭氣粗厲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是慢顏色有不能表裏如一的一如色厲內荏是也近信如外面如是內面亦如是如溫焉而非假此以近人假焉而

非假此以鎮物也遠鄙倍者如言近指遠而不凡陋論高理存而不悖謬也以此出之于已則為修身之要以此加之于民則為為政之本故君子貴之。○邊豆之事該得廣器物皆包在內則有司存言非君子之所貴也如樂記曰鋪筵設席陳樽俎列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邊人皆有司也

以能章全旨

此見顏子深于克己之學要得形容慨想之意。○胡氏曰望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合參曾子致思無我之學也日義理本自無窮而自足者恒隘之人已本無間隔而量狹者恒較之凡以有我之味忘也

乃若義理已知可謂能矣顧以已之能而問于人不能義理所知已傳可謂多矣乃以已之多而問于人之寡吾想其問不能之心蓋忘乎已之能者也本有也而常自視若無想其問于寡之心蓋忘乎已之多者也本實也而常自視若虛其深知義理無窮如此至于我無可犯而人有于犯之者他分量極大自不覺得直在已曲在彼而不暇與之計較又不見物我有間如此此何人哉昔者

吾友常從事于斯矣而今安在哉析講從事于斯猶服行之意是舉其已成言之若認作用力說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几于詐乎曾子是見得顏淵如是非謂其着力也○沈虹野曰能即有也多即實也有若一句即看上一二句點他虛心出來蒙引存疑淺說俱如此分貼以能問不能是其有若無也以多問寡是其實若虛也樂于取人正是他歉于視已處○以能四句是唯知義理之無窮心之虛也以知言犯而不較是不見物我之有間心之公也以行言未二句實指顏子說顏子平日不伐善故虛不遷怨故不較曰昔者以見今也則無之意顏子之問初不知已是能彼是不能蓋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

盡故自樂于問耳犯者我無所失而彼加之也犯而不較者非舍忍非氣弱非慮患只是心胸闊大自不覺他犯也須知能不能多與寡亦是他人見他如此顏子不自知也不較亦然○朱子曰顏子自視常覺不足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饒雙峯曰纔較則直在已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復覆之心

可以章全肯
此曾子以全德望天下重才節上節者才之所恃以立才者節之所賴以成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

三句並重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泰蒙引曾子曰有人于此不但可輔長君而已雖託六尺之孤為幼君之輔而可以無負所託不但可以共國政而已雖寄

以百里之命一國之政皆出其手而可以無負所寄焉其才之過人如此當此託寄之時或變起倉卒國勢險危此正大節底所在以彼臨之却見得極真字得極定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始終如一不可以死生利害奪之是其節之有守如此恁樣人可謂之君子人與看來才節兼全如此信乎其養之有素而為君子人也學者可不勉為君子乎

析講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寄命如周公之于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故事聽于冢宰又如季任為在處守是也陳新安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不可奪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朱子曰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人欺了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守托之事雖死也濟不得甚事如荀息死于奚齊是也然有才無節則大者不足稱矣如霍光奪于妻顯是也○國有長君而為之輔未見其難託孤方難國之政事君相共之未見其難託命

左難平時托孤寄命猶未見其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托之重方見其難末二句總承上三句來言才節兼全如此則是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德之守以彰信乎其為君子也上句輕不過抑揚以起下句耳其認作上句是疑詞○可以託孤如定君位成君德是也可以寄命如安社稷服人民是也此勢之難為而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如此不可奪不專在死難上說益有死者有生者此只言節操之堅謂臨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動死生利害大關節之所係而所以寄托者卓乎其理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立而不可搖傾是非不顧死生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務有以全吾言而成吾志是不可奪也此時之難為而其節足以有守者又如此

士不章全旨

此章是以體仁之學責之士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常弘即毅也常任重即道遠也兩意又一貫仁字雖通章眼目而士字尤重惟其為士所以當體仁惟士當體仁所以要弘毅任重句申明不可不弘毅之故而次節則著重遠之實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參序曾子曰凡人而儼然爲士則其所養可苟焉已哉其心
體不可以不弘而有寬廣之量不可以不毅而有強忍之力
是何也蓋士之所負之任甚重而所爲任以行底道路又甚
遠也非弘則容受不多承載不調如何勝重非毅則執守不
堅負荷不久如何能致遠此士之所以不可不弘毅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
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
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
也已任任字亦然○道猶云所行之路也○陳新安曰弘言
其量之容猶太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強猶健馬之足
以致遠胡雲峯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
致遠不以半塗而自廢也語類云不弘便淺窄便安于卑陋
不毅便倒東墜西不能行不能
守如何能勝其重而致其遠乎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
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
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合衆士之任果何如任乎蓋仁包四者無物不體士以此爲
己之任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善萬物之理皆
在于我之一身矣不亦重乎非寬弘容受何以勝其任也其
所任果何道乎其任是仁也與生俱生無有間斷至于死而
後已此身一息在此志不容懈則是向前策勵無可驕足之
時矣不亦遠乎非強忍堅決何以
致其遠也士真不可不弘毅也

析講蒙引看集註必字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道遠未靠
在士者用功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非其解矣○此四
句解而兼嘆之詞○仁以爲己任只是說任重死而後已只
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做工夫處却在弘毅二字上此節只
將仁字看透則重遠意便出蓋仁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
行萬善無一不統于是道理何等闊大以之爲任則是負荷
盡天下之理豈不是重且仁與吾身相終始一息離之便不
是仁孰是可驕足之時豈不是遠蔡覺軒曰曾子平日三省

一貫致力于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故手敗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能任傳道之責也

興於章全旨

此章示人心學之資句句要根心上說以興立成禮樂耳蓋有得于心則詩禮樂皆為我助故得其溫厚者便興得其嚴敬者便立得其優游者便成不然則三者皆為粗迹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參大全子曰古人為學詩禮樂皆其大備者然其得效則有次第為學之始善心興起是于詩上得力蓋詩有美刺風諭之旨從容涵泳易以入人性情而感動其仁義之良也此可見詩之當學矣
析諸存疑詩最能感動人今世俗歌曲靡之尚能使人興起

況詩乎翼註先講詩字後講於何而得之于此詩也若先講詩字便是詩可以與下倣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參朱子善念既興又貴卓然有以自立然為學之中所以能操守得定是于禮上得力蓋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外足以範人之日用動靜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常久服習則筋骸德性皆以正固而不亂也此可見禮之當學矣

析諸存疑禮是個規矩準繩的物三百三千流貫于人倫庶物之內日用間若都一一依禮而行真個一時放肆不得此心真會卓然樹立事物搖動他不得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間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參朱子既能自立又必造到那純粹至善地位方為有成然學者之終所以能德性純熟而進于大成是于樂上得力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能使入安于仁義禮智之實以成其德也此可見樂之賞學矣析講此三句上一字以成功而言也非如志于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身處規矩故曰立此禮之文也心和樂有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輔氏曰詩易于禮禮易于

樂與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也故曰先後之序如此。○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于樂又見無所用其力。○蒙引與于詩見詩之賞學也立于禮見禮之賞學也成于樂見樂之賞學也。○胡雲峯曰與于詩知之事成于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于禮行之事成于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可見成字該得興立意在内蓋成則興與立俱忘而渾化無迹矣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于樂章學舞則已通于樂節至成于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要知學者自始學以至成德其工夫各自有在而詩禮樂之助居多也初中終三字不可忽瞿昆湖云人必有所勉而後能興有所制而後能立有所養而後能成方與時此理猶未為已也至立時方為實得而守之固然立猶勉強未熟至純熟則無所事守矣三句總以心字貫而善惡字亦不可遺興者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也興必于詩者誦其詞之所美而好善之心興誦其詞之所利而惡惡之心興也立者善實有惡實無卓然有定見有定力也立必于禮者循其中正之矩而為善益固嚴其非僻之防而去惡益堅也成者繼志不留而善與吾心相渾化也成

于樂者蓋心和形和氣和則私欲邪穢無自而入而道理未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也

民可章全旨

此章主上之化民言見為治當順乎民也上使字其權在上故曰可下使字上之權亦行不去故曰不可註中以不能字代不可字最明白蓋不可使非謂民皆無知但上不得而強使之知亦非不欲使之知但勢有所不能也語意與梓匠輪輿不能使人巧正同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參蒙引子曰以斯道覺斯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能使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就民之材質而論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理之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人生日用之事固眾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孝慈則皆出于天

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非中人以上者未足以語此故不能強使之知然則教民者亦以其可由者率之弗以不可知強之則得矣

析講太全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由以身之踐履言知以心之解悟言所由雖是他本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知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遂簡與他解說

好勇章全旨

此夫子杜亂之萌意兩平看各一直說下亂字自疾貧上生下亂字在已甚上看上是自己生亂下是自我致亂總是欲人知生亂之由而思所以惡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合參子曰無勇之人雖疾貧不能為亂安貧之人雖好勇亦不肯為亂惟夫好勇疾貧有果于作亂之資而又不安窮約之分則必以其氣血之強而濟其貪得之念雖悖逆有所不顧矣豈不至于為亂乎其亂在我至于不仁之人本心已失

若其惡未著徐以化之可也若其罪當誅決以誅之可也不
然而從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肆其不仁
之心以報怨而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
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人可不思所以與亂乎
析講朱公迂曰惡不仁之人本得奸惡之正然惡之已甚則
是惡之無節而流乎不正矣又况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
致亂之由也

如有章全旨

此章戒人不恃才之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
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
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
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
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參太全子曰人非才之為貴而不恃其才之為貴古聖人才
藝之美莫如周公有人于此即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使其
驕焉誇人所無且吝焉挾已所有則涵養疎而學
問淺其餘才藝之美不足觀也已驕吝可有乎哉
析講胡氏曰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詞。朱子曰聖人只是平
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
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其餘指才而言。古人制
禮作樂之才無過周公觀其自言多材多藝可見然周公有三
種庸之遜而未嘗驕有勤施之德而未嘗吝所以稱得才美
驕者以己之能而誇人之不能也吝者但欲己能而不欲人
之皆能也真西山曰驕且吝所謂器小
易盈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

三年章全旨

此章見人貴心純于學三年只言其人非限定三
年也不至就心上說不易得甚言純心之難見必
有定見而後能辨之如此明有定守而
後能持之如此以也非嘆詞亦非贊詞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于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參序子曰學以明道學成而祿自至原非以于祿也然世固有為祿而後學者亦有始學而利祿之念即生者有人于此三年之久從事于學而其志不在于祿此真為己不為人謀道不謀食者蓋不易得已也甚疑純心于學者之難也

篤信章全旨

此章見人不可無學字也只重好學善道而善道又根于好學自知言曰學自行言曰道惟好學故善道惟好學善道故去就出處之咸宜而無可耻細分之首節勉人當有學有守久節言有學守之善末節言無學守之失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參大全子曰人之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乃為盡善故

學貴于信不篤信則志意不端而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以明理則有不端信而信愈篤信而愈不得其正者故篤信又須格物致知以好乎學焉道真守死守死則節操不堅而不能以善其道然徒守死而不足以善其所守之道則為無用之守雖守死而終不合其宜故守死又須準經合義以善其道焉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正矣

折講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苟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王觀清曰首節註太纏擾白文口氣若曰君子當篤信而好學當守死而善道篤信守死較輕引起好學善道耳。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守死不限定死只言所守者堅也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不是盡善之道。蔡氏曰篤信好學者學之事守死善道者守之事故學守二字可以該之此是士之本領下文出處去就皆在此四者外。篤信者自見其是信之牢固而不可改易也好學者格物窮理務審其是非之真而不惑于疑似也守死者自執其是而以死守之雖懼之以利害禍福

而終不能奪也。善道者，事必合理，行必合義，而所守皆當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過，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與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參大全：若果能有學守之君子，則其去就出處焉往而不宜哉。故遇危而將入之國，若未仕在外，則早見預待避而不入；遇亂而無綱紀之邦，即已仕在內，亦見幾明哲去而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之審也。天下有道，將有太平之兆，不可不出為用，則見可而進，不敢獨善其身；天下無道，將有大亂之機，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則隱身而退，不敢自棄其道，非徒以趨時也，出處之正也。

析講：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者，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大，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得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降，未甚明，然如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

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也。○不入不居，則隱非但有守，亦是行。而見得透，也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于行也。無道而富貴，是無守而所學亦可知，有道而貧賤，是無學而所守亦可知，故學守不須分貼。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祿祿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合參：若夫不能有學守之庸人，邦有道當見，也不免見；邦于明時而貧且賤焉，必其無可見之經綸也，恥也。邦無道當隱也，願乃苟祿于亂世而富且貴焉，必其無自重之操履也，恥也。然則學守之功，君子可自已哉。

析講：此節因上文說是餘意。○大全：熊氏曰：學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于出處見得明，中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固。○虹野曰：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

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守之為也○按胡氏云上節那小天下人此節只言那則天下之通稱

不在章全旨

此章戒出位之謀位字本義得廣玩程註且以未仕及在下位者言之照蔡說則以士庶人謀公卿大夫之政言若推而廣之則上不可以侵下左不可以侵右亦是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參語類子曰有是位則有是政政必有位者所當謀若草野之人不在朝廷之位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各有分限也
析講謀其政非但泛論是商度其可否之宜條陳其利害之故而思所以任而處之也此便是王分外事故君子不為位以尊卑大小之位言與素位而行位字不同彼泛就所居言也

師摯章全旨

此夫子追嘆魯樂之盛有傷師摯之去而盛不可復見意觀首句始字可見始者詩樂釐正之候也是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摯之賢而掌樂故音節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而繼者皆不能及故追而嘆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

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合參子曰吾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初是時詩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一時所作之樂非但始作既從之為美也即至歌關雎之詩以為樂之卒章其音節之盛真洋洋乎盈滿于耳而令人傾聽也哉蓋至今猶可想慕焉已
析講虛齋曰關雎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洋洋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以關雎為卒章必是太武蓋周家王業成于關雎而魯亦得奏之也洋洋盈耳亦有想見文王脩身齊家治國太和景象意實註始字即在官時對今不在官則為始耳非專指初任言也

四書章句 卷之九

狂而章全旨 狂，倜傥，主質之偏言，直愿信，則偏中之美，今併失其美者，習俗之染也，不知作非理之常言，絕之也，亦醒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倜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矣

倜，音通。慳，音空。

倜，無知貌，愿，謹厚也。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參淺說：子曰：凡中才以下之人，不能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如好高者，多直率，無智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其常也。今也或狂焉而不直，或倜焉而不愿，或慳焉而乃不信，則有是病而無是德，吾蓋不知其人矣。此深絕之之詞，使其聞而改之，是亦不屑之教誨也。○析講：志大言大，謂之狂。直者，率其簡畧，外無遮飾也。昏昧無知，謂之倜。愿者，謹慎忠厚，不敢時動也。愚拙無能，謂之慳。慳，倜也。

信者，一味撲實絕，無詭詐也。○盧齋曰：狂者，一定直倜者，一定愿慳。倜者，一定信此，吾之所知也。今皆不然，則人情之變出于意料之外矣。豈吾之所知哉？

學如章全旨

上句自人慕其用功言，下句方就學者之心言，只是一連意言。學曰求進，心猶恐不進，蓋即用功時，惕于其心者，如此也。如此用功而又如此立心，學之成必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參蒙引：子曰：人之為學，將以致知力行，求進于道也。可無勤敏之功，與警省之志哉？惟其用功也勇猛，向前如有所追，而不及，而其心猶竦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追及也。此乃真能自勉者矣。

○析講：大全陳氏曰：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恐失者，恐其日退也。此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

反退流也。○如不及者，必求其得，猶恐失者，恐其有不及非謂既得而恐失之也。

巍巍章全旨

此贊舜禹念物之量也。通節作一句讀，巍巍全在不與上見巍巍不與在一聖心體上說，究其所以不與只是內重外輕所性分定故耳。正與孟子自視耿然章然看獨言舜禹者，蓋以匹夫有天下尤難不與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夫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聞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合參子曰夫一命一爵之榮猶能盛人之氣而奪人之志，巍巍乎氣象極其高大者，其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乎？舜禹本上是匹夫一且有一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乃視之若固有而漠然無所與焉，以天下之大而無足以動其心，是舜禹之心有大於天下者在也，真不可及矣。析講大全朱子曰：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不被勢位壓倒，夫子故稱其巍巍。○巍巍者見超物表，量包宇宙而氣象過人也。雖就氣象上說，却根心上來不與者，崇高富貴不入其心，若與已不相干，似不

曾有相似觀其衫衣鼓琴若固有之，非食惡衣不衿不伐可見憂勤意輕，蓋不與非憂勤以盡君道之謂亦非無為而治行所無事之謂只註中不以位為樂一句已盡不可看淺了。

大哉章全旨

首句總冒通章要看作君二字全在堯之為君處。正是形容其大，唯夫三句見堯君德之大而難名下節舉其可見者言之而德則終不可名，蓋以見堯之大也。二節不能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下以言語形容也。

參太全子曰：自古以來帝主多矣，大矣哉冠古今而獨盛者其堯之為君也。何以見之？巍巍乎高大莫過于天，惟堯之德能準則之天如此大堯亦如此大與之乎等故其德之不可

蕩蕩乎廣遠當世之民無能舉而名之焉亦如天之大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析講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不是法則法天特賢君之事耳此則字言其德與天相準即同其廣遠意蓋天之體無物不覆冒而堯之德亦無物不徧及也○朱子曰兩惟字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能也○唯天三句以堯之德言則天正見其大無名正見其則天玩註故字亦如字宜上重則字意下重無能名意猶言堯之德與天同其大而德之大者民無能名亦如天之大而人無能名也蕩蕩者浩浩如天廣遠無盡也無能名從廣遠字生來蓋狹隘淺近則可名矣亦只是心知其德而難以舉似意與無得而稱者不同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巍然煥然而已

合參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矣然豈無可見者乎蓋吾見巍巍乎高大者其有成就之事業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其治績之崇隆有莫可得而尚者焉煥乎光明者其有施布于天下之文章也如禮樂咸備法度脩明其治具之燦著有莫可得而掩者焉其成功文章又豈凡爲君者所能及者哉堯之可見者如此而德則終不可名信乎堯之大與天爲一矣

析講陳氏曰上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析表云德與功業文章一同流行但功業文章有迹可見德則積之心布之身而默運潛被于天下烏可以言語形容○成功文章俱作爲治之迹說勿作德之發見說若作德之發見又似能名之矣胡雲峯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一也○玩析表意則堯之德與功業文章亦不可判然看作兩物文章所以致此成功者德則默運于成功文章之內者猶過化存神一般所謂化可見神不可見也

舜有章全旨

夫子尚論本意原以周爲主唐虞特件說耳然亦非並論周家才德之盛只是論才于周而因及于

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于文見才之盛本于德之盛周才之盛可次于唐虞而周德之至亦無愧于堯舜美周之意在言中惜周之意在言外蓋不忍周以才顯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參序門人將述孔子評論人才之言先記之曰有虞帝舜紹堯而有天下其時有臣五人而天下以治蓋舜得五人之助如此

析講舜有二節並言二代之人才蓋訖者因夫子才難之嘆故先記此以起之而舜有句又實因唐虞之際句而揭之也說舜處要本紹堯有天下來方與下唐虞之際句相應有禹則水土平而唐績熙有稷契則民人育而教化興有皋陶伯益則刑罰清而山澤理所謂天下治也○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邢疏禹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高陽之子舜命作虞官掌

山澤之官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勤待養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泰序文王太勲未集而武王克成之其誓師之言有曰予有發亂之臣十人蓋武得十人之助如此析講此二節反是正節詳脚預列于此敘而不議為妙○兩節俱是門人因聖言而記此蓋先案而後斷亦因斷而有案也○纔說個泰誓即觸着事殷至德處一面嘆才難一面又想到文王也故又有未節然舉此只為才難又不可預便此意○治亂謂之亂邢疏周公名且封于魯食邑十周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于燕食邑十召太公望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呂故曰呂尚尚後封于齊畢踐皆國名人為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閎散南宮皆氏顓天宜生适皆名也○邑姜武王后太公女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繫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參蒙引孔子因泰誓之言而嘆之曰古語云人才之生最為難得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于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俱命世之英實為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周為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為婦人耳以此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析講吳氏曰唐虞至為盛作一句○此條夫子本為周言惜才之以臣伐君所遇非時盛而未盛故援唐虞形之耳五人盛于十人者蓋人才視其人品地位何如不以多寡為盛衰也○才難之嘆有二意一言生才之難見需才而或當之才

之時也一言用才之難見有才而不遇用才之人也而前意較重唐虞四句說盛處正是說難蓋唐虞盛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是九人尤見才難輔氏曰味夫子此言便使人有愛惜人才之意王觀濤曰唐虞一句非抑周也要見除了唐虞只有我周盛之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主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自起之而自為一章合參周之才固與唐虞比隆矣然豈獨才之盛已乎吾因是有感于我文王也文王之時天下歸周者眾以天下之勢而三分之周已有其二只反手而悉為周有矣文王乃堅守臣節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與

唐虞揖遜之德何多讓焉才德並隆此周之所以為盛也
析諸武王以十人之力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
而不取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朱子曰文惟
知以臣事君而已若謂天下紂尚有以或先商先世德未
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則是事紂非其本心安見至德○
氏曰不曰文王而曰周以對殺而言也○有二大約言人心
歸周者大半不必泥六州說此正見文王勢可有天下乃終
守服事之節是惟知為臣止敬而不知其他所以為至德
夫子稱禹全在註豐儉得宜意此正禹所以紹緒
一執中之傳者也非飲食三句恭綜細碎雖只論
其軼事却要于各句而字中兩兩比較豐儉適宜處想他
心法來蓋于身奉則儉人心惟危者安矣于神民則豐道心
惟微者著矣豐儉適宜即各
適其中也故無得而間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
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
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
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
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參序子曰凡君天下者所為不愒于中則得指其隙而議之
若夏禹者吾無間然矣如自己飲食則從菲薄而致其豐潔
以孝乎宗廟之鬼神犧牲黍稷無有不備焉尋常衣服則從
粗惡而致其華美于祭服之黻冕盡制盡物無所吝惜焉自
已宮室則從其卑而盡其經治之力于田間之溝洫使無水
旱之災是能儉而又能豐各得其
道為君若禹者吾真無間然矣
析講天全胡氏曰舜稱克儉于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于此
見其能行之○淺說盡力溝洫多費已力而不吝于豐字亦
切不必費財也○王觀濤曰夫子獨稱禹者固人言帝降而

王有德衰之凱也。○鬼神曰致孝，蓋宗廟之鬼神也。散晷註：皆祭服亦主敬神言，致美者不敢輕褻以慢神也。白虎通云：散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黻諸侯赤黻，尊卑以淺深為異。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一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各十二旒，每旒各十二垂，衮冕十一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考土云：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三段只是偶爾連舉，不是菲了，然後可以致孝，惡了，然後可以致美，卑了，然後可以盡力也。

論語卷之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51